

1900-2000

百年美文

说文谈史卷
中

季羨林 主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百年美文

1900-2000

第二辑

百年美文·游 记 卷 全三册

百年美文·谈 艺 卷 全三册

百年美文·人 物 卷 全三册

百年美文·闲情雅趣卷 全三册

百年美文·说文谈史卷 全三册



1900-2000

百年美文

说文谈史卷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EIJING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说文谈史卷

① ②

上

	卷首语 / 001	
刘 勇		
付 平		
蔡元培	《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》序 / 001	
章太炎	国学会会刊宣言 / 003	
梁启超	学与术 / 005	
梁启超	三十自述 / 008	
鲁 迅	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/ 013	007
鲁 迅	儒术 / 027	
周作人	太监 / 031	
周作人	日记与尺牍 / 035	
黄 侃	释侠 / 039	
陈寅恪	狐臭与胡臭 / 042	
陈寅恪	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 / 046	
胡 适	答任叔永 / 051	
胡 适	《国学季刊》发刊宣言 / 058	
许地山	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 / 073	
顾颉刚	孟姜女故事的转变 / 076	
林语堂	元稹的酸豆腐 / 096	
林语堂	诗人、名妓、高僧 / 099	
胡愈之	辛亥革命与我 / 122	

徐志摩	落叶 / 126
王统照	卢沟晓月 / 141
朱光潜	文学的趣味 / 145
朱自清	论雅俗共赏 / 151
郑振铎	蝴蝶的文学 / 157
郑振铎	金梁桥外月如霜 / 170
葛伯赞	内蒙访古 / 174
丰子恺	随园诗话 / 189
丰子恺	伯牙鼓琴 / 194
曹聚仁	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 / 197
曹聚仁	谈魏晋间文人生活 / 200
冰 心	谈孟子和民主 / 203
冰 心	“孝”字怎么写 / 205

中

沈从文	水云 / 207
梁实秋	退休 / 238
朱 湘	日与月的神话 / 241
朱 湘	五绝中的女子 / 243
丁 玲	谈鬼说梦的世界 / 247
吕叔湘	苏东坡和“公在乾侯” / 249
叶灵凤	可爱的斯蒂芬逊 / 253
叶灵凤	座右书 / 255
梁遇春	“还我头来”及其他 / 258
张中行	闲话古今 / 264
张岱年	评“三不足” / 272
张岱年	辨程门立雪 / 275

季羨林	法门寺 / 278
金克木	历史的幽默 / 283
金克木	“书读完了” / 286
唐 弢	摩罗小品 / 293
孙 犁	谈柳宗元 / 300
孙 犁	《红楼梦》杂说 / 304
徐 迟	废园 / 307
黄仁宇	渔阳鼙鼓动地来 / 313
饶宗颐	海道之丝路 / 320
饶宗颐	建阳·考亭:朱子晚年故居 / 322
曾敏之	望云楼随笔八题 / 325
曾敏之	知人术 / 335
秦 牧	杜甫爬树和鲁迅驰马 / 338
黄 裳	明太祖与徐达 / 341
黄 裳	琉璃厂 / 351
柏 杨	英雄人物 / 357
柏 杨	隋唐宫廷 / 361
邓云乡	贡院 / 366
邓云乡	城阙怀古 / 369
袁 鹰	燕台何处 / 369
陈之藩	一朵花里的世界 / 383
陆文夫	有用与有趣 / 388
陆文夫	寒山一得 / 392
余光中	美文与杂文 / 395
余光中	何曾千里共婵娟 / 397
李国文	从严嵩到海瑞 / 401

林 非	询问司马迁 /	412
林 非	浩气长存 /	419
颜元叔	英诗误我 /	428
下		
王 蒙	名士风流以后 /	433
王 蒙	小说的世界 /	442
王充闾	土囊吟 /	450
王充闾	叩启鸿蒙 /	466
王春瑜	“万岁”考 /	475
汪荣祖	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 /	481
刘心武	帐殿夜警 /	489
刘心武	皇帝补裤子 /	503
杨闻宇	六骏踪迹 /	508
卞毓方	煌煌上庠 /	513
余秋雨	一个王朝的背影 /	524
余秋雨	笔墨祭 /	543
梁 衡	把栏杆拍遍 /	557
葛兆光	唐诗过后是宋词 /	565
夏英勇	驿站 /	573
赵丽宏	诗魂 /	592
贾平凹	陶俑 /	599
李木生	在山水与皇帝之间 /	604
林清玄	温一壶月光下酒 /	622
林清玄	三生石上旧精魂 /	629
陈平原	晚清的魅力 /	637
费振钟	万历科场 /	641

沈从文

(1902-1988)

原名沈岳焕，

湖南凤凰人。

曾任教于北京

大学。主要作

品有小说《边

城》、《长河》，

学术著作《中

国古代服饰研

究》等。

水 云

——我怎么创造故事，故事怎么创造我

沈从文

青岛的五月，是个希奇古怪的时节，从二月起的交换季候风忽然一息后，阳光热力到了地面，天气即刻暖和起来。树木深处，有了啄木鸟的踪迹和黄莺的鸣声。公园中梅花、桃花、玉兰、郁李、棣棠、海棠和樱花，正像约好了日子，都一齐开放了花朵。到处都聚集了些游人，穿起初上身的称身春服，携带酒食和糖果，坐在花木下边草地上赏花取乐。就中有些从南北大都市来看樱花作短期旅行的，从外表上一望也可明白。这些人表示当前被自然解放后的从容和快乐，多仰卧在草地上，用手枕着头，被天上云影压枝繁花弄得发迷。口中还轻轻吹着唢哨，学林中鸣禽唤春，女人多站在草地上为孩子们照相，孩子们却在花树间各处乱跑。

就在这种阳春烟景中，我偶然看到一个人的一首小诗，大意说：“地上一切花果都从阳光取得生命的芳馥，人在自然秩序中，也只是一种生物，还待从阳光中取得营养和教育。”因此常常欢喜孤独伶仃的，带了几个硬绿苹果，带了两本书，向阳光较多无人注意的海边走去。照习惯我实对准日出方向，沿海岸往东走。夸父追日我却迎赶日头，不担心半道会渴死。走过了浴场，走过了炮台，走过了那个建筑在海湾石堆上俄国什么公爵的大房子，……一直到太平角凸出海中那个黛色大石堆上，方不再向前进。这个地方前面已是一片碧绿大海，远远可看见水灵山岛的灰色圆影，和海上船只驶过时，在浅紫色天末留下一缕淡

烟。我身背后是一片马尾松林,好像一个一个翠绿扫帚,扫拂天云。矮矮的稀疏的马尾松下,到处有一丛丛淡蓝色和黄白间杂野花在任意开放。花丛间常常可看到一对对小而伶俐麻褐色野兔,神气天真烂漫,在那里追逐游戏。这地方还无一座房子,游人稀少,本来应分算是这些小小生物的特别区,所以与陌生人互相发现时,必不免抱有三分好奇,眼珠子骨碌碌的对人望望。望了好一会儿,似乎从神情间看出了一点危险,或猜想到“人”是什么,方憬然惊悟,猛回头在草树间奔窜。逃走时恰恰如一个毛团弹子一样迅速,也如一个弹子那么忽然触着树身而转折,更换个方向继续奔窜。这聪敏活泼生物,终于在绿色马尾松和杂花间消失了。我于是好像有点抱歉,来估想它受惊以后跑回窠中的情形,它们照例是用埋在地下的引水陶筒作家的,因为里面四通八达,合乎传说上的三窟意义。进去以后,必挤得紧紧的,为求安全准备第二次逃奔,因为有时很可能是被一匹狗追逐,狗尚徘徊在水道口。过一会儿心定了点,小心谨慎从水道口露出那两个毛茸茸的小耳朵和光头来,听听远近风声,从经验明白天下太平后,方重新到草树间来游戏。

我坐的地方八尺以外,便是一道陡峻的悬崖,向下直插入深海中,若想自杀,只要稍稍用力向前一跃,就可坠崖而下,掉进海水里喂鱼吃。海水有时平静不波,如一片光滑的玻璃。有时可看到两三丈高的大浪头,戴着皱折的白帽子,直向岩石下扑撞,结果这浪头却变成一片银白色的水沫,一阵带咸味的雾雨。我一面让和暖阳光烘炙肩背手足,取得生命所需要的热和力,一面却用面前这片大海教育我,淘深我的生命。时间长,次数多,天与树与海的形色气味,便静静的溶解到了我绝对单独的靈魂里。我虽寂寞却并不悲伤。因为从默会遐想中,感觉到生命智慧和力量。心脏跳跃节奏中,即俨然有形式完美韵律清新的诗歌,和调子柔软而充满青春纪念的音乐。

“名誉、金钱或爱情,甚么都没有,这不算甚么。我有一颗能为一切

现世光影而跳跃的心,就足够了。这颗心不仅能够梦想一切,而且可以完全实现它。一切花草既都能从阳光下得到生机,各自于阳春烟景中芳菲一时,我的生命上的花朵,也待发展,待开放,必然有惊人的美丽与芳香。”

我仰卧时那么打量,一起身,另外一种回答就起自心中深处。这正是想象碰着边际时所引起的一种回音。回音中见出一点世故,一点冷嘲,一种受社会挫折蹂躏过的记号。

“一个人心情骄傲,性格孤僻,未必就能够做战士!应当时时刻刻记住,得谨慎小心,你到的原是个深海边。身体纵不至于掉进海里去,一颗心若掉到梦想的幻异境界中去,也相当危险,挣扎出时并不容易!”

209

这点世故对于当时的我并不需要,因此我重新躺下去,俨若表示业已心甘情愿受我选定的生活选定的人所征服。我等待这种征服。

“为甚么要挣扎?倘若那正是我要到的去处,用不着使力挣扎的。我一定放弃任何抵抗愿望,一直向下沉。不管它是带咸味的海水,还是带苦味的人生,我要沉到底为止。这才像是生活,是生命。我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,从皈依中见到神。我是个乡下人,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,一把秤,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。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,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,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。我用不着你们名叫‘社会’为制定的那个东西,我讨厌一般标准。尤其是思想家为扭曲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。这种思想算是什么?不过是少年时男女欲望受压抑,中年时权势欲望受打击,老年时体力活动受限制,因之用这个来弥补自己并向人间复仇的人病态的表示罢了。这种人从来就是不健康的,哪能够希望有个健康人生观。”

“好,你不妨试试看,能不能使用你自己那个尺和秤,去量量你和人的关系。”

“你难道不相信吗？”

“你应当自己有自信，不用担心别人不相信。一个人常常因为对自己缺少自信，才要从别人相信中得到证明。政治上纠纠纷纷，以及在这种纠纷中的牺牲，使百万人在面前流血，流血的意义就为的是可增加某种人自己那点自信。在普通人事关系上，且有人自信不过，又无从用牺牲他人得到证明，所以一失了恋就自杀的。这种人做了一件其蠢无以复加的行为，还以为是追求生命最高的意义，而且得到了它。”

“我只为的是如你所谓灵魂上的骄傲，也要始终保留着那点自信！”

210

“那自然极好，因为凡真有自信的人，不问他的自信是从官能健康或观念顽固而来，都可望能够赢得他人的承认。不过你得注意，风不常向一定方向吹。我们生活中到处是‘偶然’，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‘情感’。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。你虽不迷信命运，新的偶然和情感，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，决定你后天的命运。”

“我自信我能得到我所要的，也能拒绝我不要的。”

“这只限于选购牙刷一类小事情。另外一件小事情，就会发现势不可能。至于在人事上，你不能有意得到那个偶然的凑巧，也无从拒绝那个附于情感上的弱点。”

辩论到这点时，仿佛自尊心起始受了点损害，躺着向天的那个我，沉默了。坐着望海的那个我，因此也沉默了。

试看看面前的大海，海水明蓝而静寂，温厚而蕴藉。虽明知中途必有若干海岛，可供候鸟迁移时栖息，且一直向前，终可到达一个绿芜无限的彼岸。但一个缺少航海经验的人，是无从用想象去证实的。这也正与一个人的生命相似。再试抬头看看天空云影，并温习另外一时同样天空的云影，我便俨若有会于心。因为海上的云彩实在丰富异常。有时

五色相渲,千变万化,天空如张开一张锦毯。有时又素净纯洁,天空但见一片绿玉,别无它物。这地方一年中有大半年天空中竟完全是一幅神奇的图画,有青春的喘息,触起人狂想和梦想,看来令人起轻快感、温柔感、音乐感、情欲感。海市蜃楼就在这种天空中显现,它虽不常在人眼底,却永远在人心中。秦皇汉武的事业,同样结束在一个长生不死青春常驻的梦境里,不是毫无道理的。然而这应当是偶然和情感乘除,此外还有点别的什么?

我不羡慕神仙,因为我是个凡人。我还不曾受过任何女人关心,也不曾怎么关心过别的女人。我在移动云影下,做了些年轻人所能做的梦。我明白我这颗心在情分取予得失上,受得住人的冷淡糟蹋,也载得起来忘我狂欢。我试重新询问我自己。

211

“什么人能在我生命中如一条虹,一粒星子,在记忆中永远忘不了?应当有那么一个人。”

“怎么这样谦虚得小气?这种人虽行将就要陆续来到你的生命中,各自保有一点势力。这些人名字都叫做‘偶然’。名字有点俗气,但你并不讨厌它。因为它比虹和星还无固定性,还无再现性。它过身,留下一点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心上;它消失,当真就消失了。除了留在心上那个痕迹,说不定从此就永远消失了。这消失也不会使人悲观,为的是它曾经活在你心上过,并且到处是偶然。”

“我是不是也能够在另外一个生命中保留一种势力?”

“这应当看你的情感。”

“难道我和人对于自己,都不能照一种预定计划去做一点……”

“唉,得了。什么计划?你意思是不是说那个理性可以为你决定一件事情,而这事情又恰恰是上帝从不曾交把任何一个人的?你试想想看:能不能决定三点钟以后,从海边回到你那个住处去,半路上会有些什么事情等待你?这些事影响到一年两年后的生活,可能有多大?若这

一点你失败了,那其他的事情,显然就超过你智力和能力以外更远了。这种测验对于你也不是件坏事情,因为可让你明白偶然和感情将来在你生命中的种种,说不定还可以增加你一点忧患来临的容忍力——也就是新的道家思想,在某一点某一事上,你得有点信天委命的达观,你才能泰然坦然继续活下去。”

我于是靠在一株马尾松旁边,一面采摘那些杂色不知名野花,一面试去想象,下午回去半路上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。

212 到下午四点钟左右,我预备回家了。在惠泉浴场潮水退落后的海滩泥地上,看见一把被海水漂成白色的小螺蚌,在散乱的地面返着珍珠光泽。从螺蚌形色,可推测得这是一个细心的人的成绩。我猜想这也许是个随同家中人到海滩上来游玩的女孩子,用两只小而美丽的手,精心细意把它从沙砾中选出,玩过一阵以后,手中有了一点湿汗,怪不受用,又还舍不得抛弃。恰好见家中人在前面休息处从藤提篮中取出苹果,得到个理由要把手弄干净一点,就将它塞在保姆手里,不再关心这个东西了。保姆把这些螺蚌残骸捏在大手里一会儿,又为另外一个原因,把它随意丢在这里了。因为湿地上留下一列极长的足印,就中有个是小女孩留下的,我为追踪这个足印,方发现了它。这足印到此为止,随后即斜斜的向可供休息的一个大石边走去,步法已较宽,可是跑去的。并且石头上还有些苹果香蕉皮屑。我于是把那些美丽螺蚌一一捡到手中,因为这些过去生命,保留了一些别的生命的美丽天真愿望活在我的想象中。

再走过去一点,我又追踪另外两个足迹走去,从大小上可看出这是一对年轻伴侣留下的。到一个最适宜于看海上风帆的地点,两个足迹稍深了点,乱了点,似乎曾经停留了一会儿。从男人手杖尖端划在砂上的几条无意义的曲线,和一些三角形与圆圈,和一小个装胶卷的小

黄纸盒,可推测得出这对年轻伴侣,说不定到了这里,恰好看见海上一片三角形白帆驶过,因为欣赏景致停顿了一会儿,还照了个相。照相的很可能是女人,手杖在沙上画的曲线和其他,就代表男子闲坐与一点厌烦。在这个地方照相,又可知是一对外来游人,照规矩,本地人是不会在这个地方照相的。

再走过去一点,到海滩滩头时,我碰到一个敲拾牡蛎的穷女孩,竹篮中装了一些牡蛎和一把黄花。

于是我回到了住处。上楼梯时照样轧轧的响,从这响声中就可知并无什么意外事发生。从一个同事半开房门中,可看到墙壁上一张有香烟广告美人画。另外一个同事窗台上,依然有个鱼肝油空瓶。一切都照样。尤其是楼下厨房中大师傅,在调羹和味时那些碗盏碰撞声音,以及那点从楼口上溢的扑鼻香味,更增加凡事照常的感觉。我不免对于在海边那个宿命论与不可知论的我,觉得有点相信不过。

其时尚未黄昏,住处小院子十分清寂,远在三里外的海上细语啾岸声音,也听得很清楚。院子内花坛中一大丛珍珠梅,脆弱枝条上繁花如雪。我独自在院中划有方格的水泥道上来回散步,一面走一面思索些抽象问题。恰恰如歌德传记中说他二十多岁时在一个钟楼上看村景心情,身边手边除了本诗集什么都没有,可是世界上一切都俨然为他而存在。用一颗心去为一切光色声音气味而跳跃,比用两条强壮手臂对于一个女人所能做的还更多。可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儿难受,好像在有所等待,可不知要来的是什么。

远远的忽然听到女人笑语声,抬头看看,就发现短墙外拉斜下去的山路旁,那个加拿大白杨林边,正有个年事轻轻的女人,穿着件式样称身的黄绸袍子,走过草坪去追赶一个女伴。另外一处却有个“上海人”模样穿旅行装的二号胖子,携带两个孩子在招呼她们。我心想,怕是什么银行经理一类人来看樱花吧。这些人照例住“第一宾馆”的头等

房间，上馆子时必叫“甲鲫鱼”，还要到炮台边去照几个相，一切行为都反映他钱袋的饱满，和兴趣的庸俗。女的很可能因为从“上海”来的，衣服都很时髦，可是脑子都空空洞洞，除了从电影上追求女角的头发式样，算是生命中至高的悦乐，此外竟毫无所知。

过不久，同住的几个专家陆续从学校回来了，于是照例开饭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坐满了一桌子，再加上一位陌生女客，一个受过北平高等学校教育上海高等时髦教育的女人。照表面看，这个女人可说是完美无疵，大学教授理想的太太。照言谈看，这个女人并且对于文学艺术竟像是无不当行。不凑巧平时吃保肾丸的教授乙，饭后拿了个手卷人物画来欣赏时，这个漂亮女客却特别对画上的人物数目感兴趣。这一来，我就明白女客精神上还是大观园拿花荷包的人物了。

214

到了晚上，我想起“偶然”和“情感”两个名词，不免重新有点不平。好像一个对生命有计划对理性有信心的我，被另一个宿命论不可知论的我战败了。虽然败还不服输，所以总得想办法来证实一下。当时唯一可证实我是能够有理想照理想活下去的事，即使用手上一支笔写点什么。先是为一个远在千里外女孩子写了些信，预备把白天海滩上无意中得到的螺蚌附在信里寄去。因为叙述这些螺蚌的来源，我不免将海上光景描绘一番。这种信写成后使我不免有点难过起来，心俨然沉到一种绝望的泥潭里了，为自救自解计，才另外来写个故事。我以为由我自己把命运安排得十分美丽，若不可能，安排一个小小故事，应当不太困难。我想试试看能不能在空中建造一个式样新奇的楼阁。我无中生有，就日中所见，重新拼合写下去，我应当承认，在写到故事一小部分时，情感即已抬了头。我一直写到天明，还不曾离开桌边，且经过二十三个钟头，只吃过三个硬苹果。写到一半时，我方在前面加个题目：《八骏图》。第五天后，故事居然写成功了。第二十七天后，故事便在上海一个刊物上发表了。刊物从上海寄过青岛时，同住几个专家都觉得被我

讥讽了一下,都以为自己即故事上甲乙丙丁。完全想不到我写它的用意,只是在组织一个梦境。至于用来表现“人”在各种限制下所见出的性心理错综情感,我从中抽出式样不同的几种人,用言语、行为、联想、比喻以及其他方式来描写它。这些人照样活一世,并不以为难受,到被别人如此艺术的处理时,看来反而难受,在我当时竟觉得大不可解。这故事虽得来些不必要麻烦,且影响到我后来放弃教学的理想,可是一般读者却因故事和题目巧合,表现方法相当新,处理情感相当美,留下个较好印象。且以为一定真有那么一回事,因此按照上海风气,为我故事来作索引,就中男男女女都有名有姓。这种索引自然是不可信的,尤其是说到的女人,近于猜谜。这种猜谜既无关大旨,所以我只用微笑和沉默作为答复。

215

夏天来了,大家都向海边跑,我却留在山上。有一天,独自在学校旁一列梧桐树下散步,见太阳光从梧桐大叶空隙间滤过,光影印在地面上,纵横交错。俨若有所契,有所悟,只觉得生命和一切都交互溶解在光影中。这时节,我又照例成为两种对立的人格。

我稍稍有点自骄,有点兴奋:“什么是偶然和情感?我要做的事,就可以做。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,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。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,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。我试验过了,还要从另外一方面作试验。”

那个回音依然是冷冷的:“这不是最好的例,若用前事作例,倒恰好证明前次说的偶然和情感实决定你这个作品的形式和内容。你偶然遇到几件琐碎事情,在情感兴奋中粘合贯串了这些事情,末了就写成了那么一个故事。你再写写看,就知道你单是‘要写’,并不成功了。文字虽能建筑宫殿和城堡,可是那个图样却是另外一时的偶然和情感决定的。”

“这是一种诡辩。时间将为证明,我要做什么,必能做什么。”

“别说你‘能’做什么，你不知道，就是你‘要’做什么，难道还不是由偶然和情感乘除来决定？人应当有自信，但不许超越那个限度。”

“情感难道不属于我？不由我控制？”

“它属于你，可并不如由知识堆积而来的理性，能供你使唤。只能说你属于它，它又属于生理上的‘性’，性又属于人事机缘上的那个偶然。它能使你生命如有光辉，就是它恰恰如一个星体为阳光照及时。你能不能知道阳光在地面上产生多少生命，具有多少不同形式？你能不能知道有多少生命名字叫作女人，在什么情形下就使你生命放光，情感发炎？你能不能估计有什么在阳光下生长中的生命，到某一时刻原来恰恰就在支配你，成就你？这一切你全不知道！”

.....

这似乎太空虚了点，正像一个人在抽象中游泳，这样游来游去自然是不会到那个理想或事实边际的。如果是海水，还可推测得出本身浮沉和位置。如今只是抽象，一切都超越感觉以上，因此我不免有点恐怖起来。我赶忙离开了树下日影，向人群集中处走去，到了熙来攘往的大街上。这一来，两个我照例都消失了。只见陌生人林林总总，在为一切事而忙。商店和银行，饭馆和理发馆，到处有人进出。人与人关系变得复杂到不可思议，然而又异常单纯地一律受“钞票”所控制。到处有人在得失上爱憎，在得失上笑骂，在得失上作种种表示。离开了大街，转到市政府和教堂时，就可使人想到这是历史上种种得失竞争的象征，或用文字制作经典，或用木石造作虽庞大却极不雅观的建筑物，共同支撑一部分前人的意见，而照例更支撑了多数后人的衣禄。……不知如何一来，一切人事在我眼前都变成了漫画，既虚伪，又俗气，而且反复继续的下去，不知到何时为止。但觉人生百年长勤，所得于物虽不少，所得于己实不多。

我俨然就休息到这种对人事的感慨上，虽累而不十分疲倦。我在